

奥巴马下月访古巴留外交“遗产”

美在任总统88年来首赴哈瓦那 白宫易主后双边关系仍存变数

据美国媒体 17 日晚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下月访问古巴。如果此访成行,这将是 80 多年来美国在任总统首次访问古巴。

奥巴马计划在 3 月 21 日至 22 日访问古巴。上一任到访古巴的美国在任总统是卡尔文·柯立芝,他曾于 1928 年前往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国际会议。

虽然美国和古巴隔海相望,但是两国关系却因为美国对古巴实施封锁和制裁冰冻了半个多世纪。奥巴马上台后逐步调整了对古政策。劳尔·卡斯特罗接任古巴最高领导人后,对内推行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措施,外交政策也总体趋于平和务实,这些为两国关系破冰和回暖创造了有利条件。2014 年 12 月,美国和古巴重启双边关系正常化进程。去年 7 月,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储股认为,奥巴马 3 月份访问古巴绝不是仓促的安排,他此行至少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个人刷政绩,另一个就是在大选期间为民主党加分。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贾秀东



古巴民众手举希望美古改善关系的标语 图②

表示,美国已进入大选年,由于共和党把控两院,奥巴马推动国内议程非常难。他现在能发挥空间比较大的就是外交议程,所以抓住对古关系做文章,想把这个成就做足,给自己留下外交遗产。

分析人士指出,对古巴来说,奥巴马的访问将有助于加快古美关系正常化,为古巴的改革和发展赢得更加宽松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目前,美古两国解决了通邮和通航问题,但最关键的通商问题至今仍悬而未解。因为

涉及相关法律,因此只有美国国会才有权决定是否解除对古巴的贸易和金融制裁。尽管奥巴马多次游说,但控制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共和党对改善美古关系仍持怀疑和抵触态度。如果贸易和金融制裁不取消,古巴和美国的很多贸易产品受到限制,古巴正常的金融活动也受到严重影响。

由于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只剩下不到一年时间,因此美古关系的前景并不明朗。目前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以小幅优势领跑的得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特德·克鲁兹明确表示反对奥巴马访问古巴。克鲁兹的父亲出生于古巴,上世纪 50 年代来到美国,因此克鲁兹对古巴政府十分敌视,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不应该在“卡斯特罗兄弟执政期间”访问古巴,他还反对任何关闭关塔那摩基地的计划。

所以,奥巴马访问古巴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外交秀”。随着白宫易主,奥巴马政府改善美古关系的外交政策能否继续还是个未知数。

新华社记者 冯俊扬 刘健

顶层设计提合作新理念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吴心伯

新实践 新成就

外交篇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合作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方针,中央在顶层设计中提出了新的合作理念,在实践中拓展了合作的内涵和形式,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合作理念创新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提出了促进国际合作的一系列新思路。

首先,明确提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从而颠覆了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传统国际政治观,展现了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境界和格局。

其次,在外交顶层设计中,提出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合作新倡议。

中美关系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为打破崛起大国与既成大国之间冲突不可避免的历史宿命论观点,中国提出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赋予中美关系以新的前景。中欧关系是中国开展大国外交的重要着力点,中国提出与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使中欧关系具有了新的内涵。

鉴于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中央召开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践行“亲、诚、惠、容”的理念,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凸显了周边外交的“周边特性”。“一带一路”倡议横空出世,赋予国际经济合作以新的内涵,“共商、共建、共享”,“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意味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将会采取更加平等务实的形式。在新形势下,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与时俱进。习主席在首访非洲期间,提出要以“真、实、亲、诚”的理念与非洲朋友打交道,要奉行正确的义利观,为中国对非政策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

实践不断推进

知之固难,行亦不易。伴随着理念创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不断推出新的举措,取得新的进展。

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方与美方一道,积极发掘两国合作潜力,近年来在经贸往来、两军关系、朝鲜半岛、伊朗核问题、阿富汗、

气候变化等各个层面的合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尽管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不适”不断表现出来,导致两国摩擦不断,在一些问题上的竞争加剧,但在中方的引领下,中美关系的发展并未脱离既定轨道。

中俄关系高开高走。习主席首访外交、冬奥会外交等举措显示了中方对中俄关系的“另眼相看”。中俄首脑之间频繁的交往和深度交流提升了中俄战略互信。中俄天然气协议大单签订、“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等重大合作举措夯实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的基础。

中欧合作开创新局面。中国与德国、法国、英国等三个主要欧洲大国的合作开发了新的着力点,迈上新的台阶。与此同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也开展得有声有色,成为中欧关系新的亮点和增长点。

周边合作更是精彩纷呈,好戏连台。在东北亚,中韩自贸区建成,中蒙商定对接“丝绸之路”与“草原之路”,中俄蒙就建设三国经济走廊达成重要共识。在东南亚,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中印尼雅万高铁以及中老、中泰铁路陆续上马。在南亚,中巴经济走廊项目陆续开工。在南太平洋,中澳自贸协定生效,“一带一路”倡议同澳“北部大开发计划”对接。

在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方面,中国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合作展现全新布局。中非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中方提供 600 亿美元额度的资金支持。中拉积极构建“1+3+6”合作新框架,以产能合作为突破口推动中拉合作上新台阶。

过去三年,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要内涵的国际合作得到了重新界定并全方位铺开,创新思路、讲求实效、重视对接、谋求共赢,是新形势下中国国际合作的特点。

新型大国风范

中国的崛起是 21 世纪影响深远的国际政治事件,而中国崛起的方式正在塑造世界对她的认知。中国外交弘扬“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反映了中国对 21 世纪国际政治本质特征的认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合作而非对抗、共赢而非零和正在成为国家间互动的主流。

中国在实践中对合作内涵和形式的积极探索,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创造性,让世界感受到这一新兴大国所带来的正能量。三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合作不断谱写新篇章,中国新型大国风范也令世人耳目一新。

“日本并入美国没问题”

自民党议员语出惊人 菅义伟连忙撇清

新华社上午电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法务部部长丸山和也 17 日语出惊人,说日本变成美国第 51 个州没有法律上的问题,这样一来日本人就有机会成为美国总统。

作为国会议员,丸山当天在参议院宪法审查委员会答辩中发言。“日本变成美国第 51 个州,宪法上有什么问题吗?”丸山说,如果日本并入美国,“集体自卫权、安保条约就完全不是问题了。再比如,现在日本与朝鲜之间有绑架问题,如果并入美国,绑架问题也不会出现吧”。

按照这名律师出身议员的“设想”,由于美国众议院议席比例按照各州人数多少分配,如果日本成为美国第 51 个州,“日本州”议员将在美国众议院占据最多议席。同

时,美国每个州在参议院中占 2 个席位,如果日本并入美国后分成多个州,那么在参议院就会占据十多个议席。而且,“日本州出身的人就可能成为美国总统。这样一来,日本就能作为世界的中心开展活动”。

丸山接着说:“现在美国的总统是黑人吧。说白了,就是奴隶(血统)呀。在美国建国初期,黑人是奴隶,人们绝不会想到黑人会成为美国总统。”

丸山此言一出,日本朝野哗然。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试图撇清自民党与丸山言论的干系,称政治家应“言责自负”,丸山有责任就他的发言作出说明。菅义伟同时表示,美国方面没有追究丸山的言论,日方也不打算向美方作出解释。

澳外长不必秀“亚洲情结”

◆ 赵干城

国际时评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17 日与来访的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举行第三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国务委员杨洁篪 18 日在会见毕晓普时强调,澳大利亚不是南海当事国,应该恪守在南海主权领土争议上不选边站队的承诺,不参与、不采取任何有损地区和平稳定和中澳关系的事。

澳大利亚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不过它可能对自身的战略地位有过高的评估,毕晓普外长在来北京前发表了一些令人意外的言论,强调要“质询”中方的问题集中在南海。

澳大利亚也承认自己并非是非南海争议方,域外国家就某个国际争端发表看法当然也无不可,但通常对与自身利益没有太大关系的问题应该持公允客观的立场,而不是气势汹汹地要“质询”某一方,甚至选择性地回避客观事实。对澳大利亚而言,在南海问题上,大可不必显示其“亚洲情结”。澳大利亚与亚洲的经贸联系给双方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这并不表示澳大利亚应当参与亚洲的地缘政治竞争。

目前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一

大外资来源国和第一大旅游收入来源国。经贸关系一直是中澳合作的“重头戏”,也是每年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中的热点话题。

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为澳大利亚丰富的自然资源提供了优良的市场,成为促进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有力动因,双方在政治上也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虽然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局起伏较大,两党较劲,博弈不停,时常出现反对党在外交上挑战执政党的情况,但总体上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在澳大利亚还是有共识的。

南海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与澳大利亚无关的次地区争端,美国要利用南海问题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抓手,在介入过程中不断寻找“小伙伴”,澳大利亚自然成为美国的优先选择。澳大利亚虽然不是利益攸关方,但仍然积极选边,反映了澳大利亚对自身所处的阵营有强烈意识。不过这种意识其实是已经过时的“冷战意识”,并不能真实体现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在澳大利亚确实存在并不断发展着强烈的“亚洲情结”,这与亚洲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有关,但如果将这种情结引入到地缘政治竞争对立中,将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